

# 回首见暮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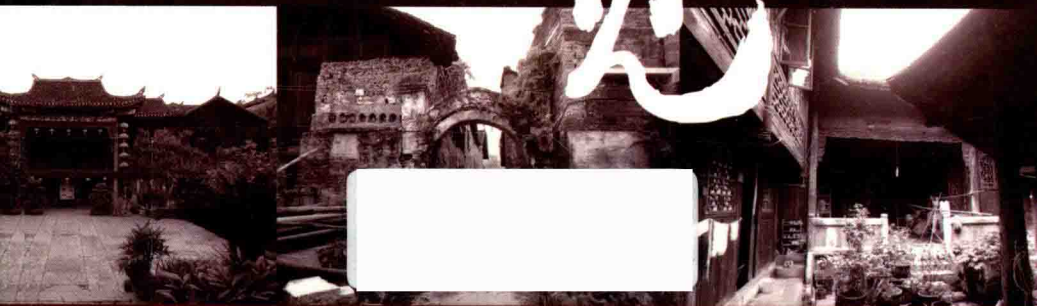
hui

shou

mo

jian

蔡利华 著



这是一份难得的记忆，

每每在人生失意的时候，

我总会想起那些往事，

让自己暂时离开纷扰的世界，

在心里的一角静静地与那些过去了的

灵魂对白，

重温人生最无暇的时刻。

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



# 回首 暮见

蔡利华 著



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首暮见 / 蔡利华著. —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106-04315-5

I. ①回… II. ①蔡…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62886号

责任编辑: 贾 伟

封面设计: 中尚图

版式设计: 中尚图

责任印制: 庞敬峰

回首暮见

蔡利华 著

---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 邮编100029  
电话: 64296664(总编室) 64216278(发行部)  
64296742(读者服务部) E-mail: cfpygb@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墨阁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7.5 字数/180千字

---

书 号 ISBN 978-7-106-04315-5 / I · 1037  
定 价 32.00元

## 时间如沙

文 / 孙刚

时间如沙。大约还是在去年年末，老蔡与我谈及他正在写的这本书时，跳入我脑海的四个字便是时间如沙。当然，它不是你现在看到的名字，这并不重要。电话里老蔡说：“我这本书你来写个序吧，你是我的兄弟，我想你是懂我的。”信任是一回事，信任背后的压力是另一回事。但最终我还是无法逃脱这份信任让我感到的荣耀及内心不时闪动的小虚荣，于是思量一番后，认真地对老蔡说，那就写吧，我尽量不使劲夸你。电话那头的老蔡，闻之大笑，我想他也一定是懂我的。

真正开始动笔，我便又踌躇了。是该有样学样地在这篇序文里大谈特谈这本集子里的“诸多美好”，还是另辟蹊径，只是说说“两个坏蛋”的相识相知？反复纠结，我还是选择了后者，集子里的文字就留给读者自己去读，是山是水自己判定。在此我只管借题发挥，说说这“两个坏蛋”的坏及他们之间的好。

2010年仲夏，老蔡应邀前来自贡参加《诗边界》民刊的一个诗人聚会，席间我与这个戴着遮阳帽，身穿军绿休闲装的“半老头儿”一见如

故进而大醉。对这个身材高大的“半老头儿”，我的第一印象更多是善饮、豪爽、豁达，有着浓郁重庆男人的性格特征。至于他带来的个人诗集《重金属的梦魇》，我也全当是文人聚会时的应景儿。而直到我酒醒后，重读在席间被我高声朗读过诗集中的那首《花妖》时，我才开始真正试着去重新认识这个表里不一的半老头儿。

.....

那些日子是挨着水过的，细想中也不过如此  
那些日子总是叫着酸甜苦辣，在一些流动的液体里  
看鸟儿飞过一片月色，只是伫立园子里的桑树  
淡淡的摇曳一只花妖

（摘自《花妖》）

那时的我，整日穿梭在这座客居小城的各条老巷子里，试图从中找寻被藏匿的“诗意”。老蔡则远在重庆偏僻的大山里，耐着长久的寂寞修他的水利工程。我尚未适应川南小城闲散慵懒且又麻辣鲜香的生活，时而焦躁不安，他却在万籁俱寂的大山夜色中，小饮、读书、写字。

现在想来，耐得住孤独和享受孤独真的是两回事。而老蔡，也许恰是后者。一个痴迷于文字的人整日在荒山老林里与一群从不武文弄墨的筑工人打堆，换作是我，怕早就拔腿跑了。可老蔡在那里一干就是四年，期间在文字上收获颇丰且甘之如饴。这就是所谓的修炼，对于人生境遇的潮起潮落能够波澜不惊，大约便是青涩与成熟的分野。

相识后的那几年，我们如同一老一少两只鸟儿，在属于自己的林子里扑腾找食。偶尔通个电话，多数都在酒后，一通电话下来，短则半个小时，长则一小时有余。说的也无非是生活起居，琐碎闲事，少有真的

在电话里大谈诗歌的。还记得有次老蔡打来电话，举着电话让我听他工地夜里的寂静，而我拿着电话让他听临街夜市的喧哗。现在想来，在那“动静之间”，也许两个“鸟人”都在试着用这种方式抚慰彼此孤独且骄傲的灵魂吧。

2012年初夏，老蔡再次来到自贡，那一次不为参加什么劳什子活动，只为那个被他称之为“坏蛋”的兄弟。繁复礼节通通省略，夜来老蔡便住在我简陋的出租屋里。两瓶老酒，几碟卤菜，单刀直入，直奔主题。从入夜到凌晨近6个小时里，我们谈音乐，谈流浪，谈诗歌该抒情或者不抒情，诗歌该更多神性还是该更多人性，谈彼此早年荒唐的游荡生活，也谈彼此心中愈集愈浓的乡愁……其间，我们时而争论着拍桌子瞪眼，时而又齐声大笑，后来我们听着盲人歌手周云蓬的民谣一同写同题诗，再然后，他便一头倒在我那破旧的木沙发上沉沉睡去了。

老蔡自诩坏蛋，实则他是一个非常感性且骨子里极正直并有原则的人。朋友聚会，如遇不对路的人，他很可能一言不发撤身走人，如果遇到他内心认同的人，至于“原则”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2012年的秋末，老蔡在电话里约我与他一同去上海，为其多年好友旅美画家赵尔俊的个人画展捧场。我便问他，是什么人值得你如此劳师动众？电话里，他只说，多年好友，必须去。结果一路上花销用度全都由老蔡一手操办了，我却是分文未花来了次免费旅游。原本还抱着能照顾一下老蔡起居的心思，可画展间隙，我们与上海的几位诗友吃饭，其间我又一次故态萌发喝断了片儿。最终全靠当时因痛风而腿脚不便的老蔡，硬是将我半背半扛地送回住处。事后回忆当日场景，我笑问他，当晚那种情况，就近给我找个地方住下不得了，而他只是笑笑说：我们一起出来的，你喝成那样，我怎么能把你一个人丢下？从上海回程那天，老蔡买了一堆东西，不是给嫂子的就是给孩子的，给自己，什么也没买。

细腻与粗心共存一身，这更像是一个悖论，而为文者，哪个又不是性格多面，被世人褒贬不一呢！2013年清明，相约老蔡一同去成都参加《华语诗人》民刊的聚会。其间，趣事颇多，不一一细数。只说当日，老蔡吃顿饭的工夫，竟弄丢了自己的驾照和身份证，标称自己从不下厨的他，次日竟在都江堰友人家中，捣鼓出一道至今让众人念念不忘的水煮鱼。

一个热爱文字的人，必是有一颗赤子之心的。文字本是最具欺骗性，但它同时也是一面最好的镜子。作为一个诗人更是如此，无论一个多么懂得伪装自己人，如果你去深度审视其文字，他注定会变得赤身裸体。80年代的老蔡尚风华正茂，与李亚伟等人一起操持的莽汉主义诗歌曾是中国当代诗坛中的一杆旗帜。而多年以后，我所认识的老蔡，每每有人提及“莽汉早就不在了”时，他都会愤怒得像个孩子般争辩，“莽汉和莽汉主义是两回事，莽汉诗群不在了，可莽汉诗歌还在”，甚至他还专门撰文以正视听。可在这个充斥物欲与浮躁的世界，又有几人会耐心细听他的分辩呢？

时间，从容且毫无诗意地剥离着那些心存“蓝色”的人们的热情与执着。最终，仅余下一小撮灰烬，其中的余温久不散去。青春期写作激情已经消散的老蔡，开始走上一条“内心的回家之路”，他正回到记忆的世界里，去翻寻混杂着“半截老腊肉、红蓝墨水、烟屁股及老白干”浓郁气息的青春时光。如果再远些，便能回到故乡了，回到那个时而喑哑、时而光鲜，变幻不停的故土回忆中去，里面势必还散发着一缕淡淡地农家肥的味道。老蔡说：“我离开故乡，已经40多年了。”

当我终于真正读完这本收罗着关于故土、亲情、自我生命历程的文稿，从中慢慢认识那些个“熟悉的陌生人”后，有一刻我不由担心这个与我相约一起策马扬鞭看草原落日的兄长，是不是要就此爽约。那个曾

写下酣畅淋漓《花妖》的老蔡，是不是已然就要真的变成“坐拥夕阳下，眯眼望晴雨”的老人。从这些文字中，我的确读到太多化不开的羁绊与眷恋，它们如同酿了太多年的老酒，再无新酿的甘冽，而更多了一份岁月磨砺后的浓稠与醇厚。但瞬即我又释然了，一个对于文字心存执着的人，内心的激荡总存于“下一刻”，只需一根火柴，便又是一场燎原的火。

.....

后来。我是说后来，我们开始喝酒，和一些人说一些事  
我们坐在一起都忽略了应有的拘谨，开始彼此握着对方的手  
说些不着边界的酒话。这时，我是说这时我们谈到草原  
以及两个坏蛋间的约定，有关更烈的酒与马，还有更高的山  
与更白的雪，我们说到湖，说到相同的梦

.....

有些人注定要遇见，如同终有一片云在天边等待牧人  
而另一次远行还在蛰伏，它不出声，尚且矜持，如同此时的  
抒情，像一粒不被理解的细沙，执拗藏在你的眼底

当然。花妖及患上口吃病的坏蛋还会失眠，会在夜里去陌生的  
大山间，那里一个修地球的人还在劳作，痴迷的用钢筋水泥  
消遣孤独。当然。有些话我不得不说，从此你该戒滥饮  
把更多体力留给天边的传说，那会是把生命中的钥匙  
它不抒情，不妄语，不懂女人的眼泪。只等命定的人去  
开启命定的锁

（摘自《人物之老蔡》玫瑰之冢）



但一切记忆都是不可靠的。如此时的我，如写下这本集子的老蔡。当他开始试图“还原”青葱岁月的琐碎，那些记忆的碎片大约都会不经意被加入太多臆想的成分。它们因时间而变得温婉而多情，会丧失原本的粗砾与艰涩。他甚至不再“恶声恶气”评判那个扭曲且混乱的年代，甚至“随便”就大赦了在内心中被关押多年的宿敌。

时间真就是把沙子，自顾自悉数落下，碰撞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如果你愿意去细细聆听，每一下都饱含关于存在，关于人生的诸多奥义。但问题是，你是否真能耐下心来，去聆听。

2014.3 于自贡

## 目录 *Contents*

---

序言：时间如沙

个人时间 / 001

事情与万寿宫有关 / 008

人民市场 / 017

甘家茶馆 / 026

冰雪官杉溪 / 041

哥哥 / 046

泥土上的家园 / 068

外婆年 / 079

戏说禹王宫 / 097

我要上学 / 104

福音堂的哭声 / 111

蚂蟥洞的水声 / 118

汉戏情缘	/ 125
围 猎	/ 141
古树精灵	/ 148
与诗歌有关的衰事	/ 152
千里回龙潭	/ 159
幺叔的道场	/ 165
被我咒骂的乌江画廊	/ 169
九桥溪边的王家大院	/ 177
坪里村的莲花	/ 186
远 行	/ 203
情归天涯	/ 214
踏着夕阳归去	/ 225

## 个人时间

我一直喜欢属于个人的时间，那样的状态下我可以自由自在地放开自己，任由自己的思绪像雪花一样漫天地飘飞。倒不是自己真的想飞将起来，只是用夸张的语气来说明自己对自由的渴望。最近因自己的工程做完了，眼下的时间完全属于自己，于是就有了想写写过去的事的念头。

有了想法就立即行动起来。今年五月，我从重庆回到故乡龙潭，从瓦厂湾走进了龙潭老街。老街还是儿时的模样，石板铺成的路面，木头修建的房屋，高高的防火马头墙，幽深的巷子，古香古色。街道上的石板被踩得异常光亮，标志事物在时间上的风风雨雨。应该说，这是龙潭老街的一大特色。当然，有一些翻修的石板还没有被踩光滑，显露出时间上的生硬。其实，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四十年过去，这条老街还保持着原状，已经是老天对我的特别厚爱，让我能够身临其境地回忆自己的过去。当然，与老街外，那些现代混凝土房子相比，老街上的房子显得破旧土气。

离开龙潭几十年，我不敢奢望在街上会遇见儿时的伙伴，或者任意一个能认识我的人。我左顾右盼，虽然没有亲切感，但是那些我熟悉的街头巷尾，与往事一起都回到我的脑海里，快乐与悲伤都历历在目。

然而不管怎么陌生，总不应该把我当成外乡人吧，遗憾的是一路走

来，故乡人居然把我当成一个游客。当然，这也不是多么奇怪的事，应该属于正常，几十年没回来，事过境迁，你肯定看不见一张熟悉的面孔，肯定没有人热情地和你打招呼，肯定都是陌生的眼光。

我不紧不慢地沿着街道往前走，到了四村的七步坎下面，我从一条巷子里折出去，到了龙潭河的江西潭段。河上的木制老大桥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座混凝土公路桥。我站在桥上眺望万寿宫，以及龙潭河的上游和下游。龙潭镇就是沿着龙潭河修建的，龙潭坝子上十来万亩的土地，也靠龙潭河灌溉。所以说，龙潭河养育了龙潭人民，这话一点也不假。

现在，人们沿着河岸修建了很多楼房，把一条清秀的河道糟蹋得零乱繁杂，甚至有一点肮脏。龙潭河在过去直通常德，是酉阳东部水码头的集中地之一。那时的龙潭镇商贾云集，龙潭河成了龙潭镇的黄金水道，所有的商货都是从这条水道运进运出。因此，以前的龙潭河秀丽俊逸，河水清灵舒展。为了船运方便，人们顺河修建了十多处水码头，揭示当时龙潭镇的繁荣。我生活在龙潭镇的那段时间里，龙潭河依旧还是这般模样。只是我这次回到故乡，再也看不见我心里的那条河流了。

到了中午，我从河边折回到三村，看见人民市场斜对面有一家面馆，面馆的门楣上刁起一面老旗子，写道：老面。我看得眼热，就一头扎进了面馆。里面人很多，看来主人的面食生意不错。老板是个比较年轻的后生，我自然不认识，他也不认识我，很自然就把我当游客对待了：“喂，先生，吃啥子？”我应声答道：“来一碗龙潭地道的臊子面！”“好嘞，等一会就好。”虽然人多，老板依然把食客们招呼得得体。不一会，一碗热腾腾的面条端到我的面前，葱花、热油、海椒的香味直往鼻子里钻，惹得我味蕾爆开。

吃完面条，到了街上。这里是我小时候经常玩耍的地方，面馆的斜对面，也就是人民市场的隔壁，是我儿童时代居住的地方，所以这段街

道我特熟。我家当时住在现在的杨二客栈里，那时不叫杨二客栈，是龙潭供销社的门市，门市后面住的都是供销社的职工和家属。当我走到杨二客栈外面时，一张熟悉的脸在我眼前一闪，嘿，这不是老同学石井吗？

我走到他面前，他也没有任何反应。于是，我大声叫道：“石老井，还认识我否？”

面对面目瞪口呆，石老井说：“哈哈。蔡利华，是吧？”

“当然，”见他依然还有些怕叫错，我就肯定地回答他，“就是我。”

“哦，好几十年不见了。”

“是呀，我十六岁离开龙潭就再没见过你了。”

“就是，就是，到我家里坐坐，喝杯茶。”

我回答道：“好。”

说着，老井就往市场旁边，原来的龙潭理发店的侧门走去。老井说：“我把原来的老理发店卖了，自己修整了一下，加了层楼。”

“嗯，是咯，原来理发店没得楼的。”

进了老井的家我才知道，他老婆也是我的同学。这是我不知道的，这让我感到惊讶。同学之间组成家庭不稀奇，在县城里工作的同学有两对都是同学组合，可是我万万没想到老井和余小妹也是同学组合。我吃惊是余小妹。倒不是说当年的余小妹心智有多高，那个年代有心智也高不到哪里去，更何况当年我们念中学的时候，是个泯灭人性的年代，谁会有多高的心智呢！

在我的记忆当中，余小妹读书成绩还不错，人模样也好看，特别是脸上那颗美人痣，一直都在我脑袋里莫名地晃荡了几十年。依据我的经验判断，像余小妹这样的人，一定会在恢复高考的时候考学离开龙潭，没想到她不曾争取过。面对此时的余小妹，我的想象纯属个人的推测，没有任何现实依据。当然，老井本人也挺好的，男人味十足，拿平常人

的观念来看，他们倒是挺般配。只是从这个时候起，我可以断言了，在恢复高考后，因考学离开家乡的，在我们这个级里，就只有两个人，一个姓杨的女同学，学医，另一个就是我。我不知道这是我的光荣，还是我心里的寂寞。

当余小妹看见我时，也很吃惊：“哎呀，蔡利华变化好大呀，离开龙潭时好瘦。”

我说：“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太瘦了，现在的身体已经被腐败了。”说完，我哈哈一笑，算是打招呼结束。

老井泡上茶，我开始询问老井眼下在做什么，老井说：“下岗了，闲在家里没干啥。”

“那单位给你们买保险没得呢？”

“铲铲，我从部队转业回来就到龚滩船队工作，后来调回龙潭，在龙潭印刷厂上班。没多久印刷厂垮了，我就下岗了，啥子狗卵都没得。”老井有些愤愤地说。

“那去找政府嘛，不能这样就算了。”

“找过，说没有这方面的文件。印刷厂垮掉时又没实行社会保险制，是退休制，现在要办社保，得把之前的保险费补上。我有锤子钱去补呀。”

看来老井对时局有点愤愤不平呀。我心里这么想，但嘴里没说。

余小妹这时插嘴说：“是嘛，这退休后的生活找哪个去生根。”

“那只有自己找个事情做，挣点钱养老。”我哈哈一笑说。

“你说得轻巧，捞根灯草。这大把岁数了，还上哪找事做？还能做些啥？没本钱哟！”老井唏嘘几句，把一股子火，硬生生地收了回去。

我觉着再说下去会引起别人的不愉快，就打住了话题，说：“我们好久不见了，走，和我上酉阳去，找蒋老三和大脑壳喝酒去。”

石老井正准备起身跟我走，余小妹说不能去，没看见外面正在忙呀。

我立即问石老井在忙什么事。

“唉，给你说嘛，酉阳县政府说是要打造龙潭旅游景区，把龙潭街上的房子全部重新整修一下，搞成像同里古镇那样。”

“哦，难怪我到你家门外就看见工人们在搞整你家的房子，我以为是你请的人把自己的房子穿件外套呢。”

“我哪有闲工夫来整这些事？都是政府搞的，免费外装修。”

如此说来，我这次到龙潭，与旧街是最后的邂逅，从此之后来龙潭，看到的就被重新打造后的龙潭。我为自己庆幸，得，我得赶紧多拍些照片，记录下古镇的旧模样。

于是，我没再叫老井和我上酉阳。与老井握握手告别后，我带上相机在老街上边走边拍。

走到衙门口时，灰蒙蒙的天空开始下雨了。我穿过衙门口小巷，来到了禹王宫的后门。其实禹王宫早就不见了，只留下禹王宫这个名字在我心里，如果你不是龙潭镇土生土长的人，来到龙潭是不会知道曾经有过的禹王宫。去龙潭车站要从这里经过，所以，我特别的选择了这条路到龙潭车站，目的就是为了重温小时候在这里曾经有的快乐。当然，现在的龙潭车站已经面目全非，商业繁荣，完全不是儿时的模样了。

离开龙潭的那一刻，我心里就像灰蒙蒙的天空一样，也飘飞起细细的雨丝来。我心里明白，面前的这个故乡不再是我儿时的那个故乡。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很多人认为找不见的东西就是被毁坏了，被毁坏了的东西就是人们对人世的作恶。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人们应该有所发展，要发展就有很多旧的东西被抛弃，甚至被销毁，我们不能说这是人们在作恶。凡是被保留下来的旧东西，一定要有重大的人文价值，如果没有此功能你去保留它，那就是劳民伤财。新和旧，其实只是我们的人生观念，你爱啥，你就会代表啥，以相反的方面反对你



的对立面。

我此时的心境就是一种怀旧，因此我代表着旧时的记忆来反对此时龙潭车站的现状。不过从我内心里面来说，我倒是觉得龙潭镇应该建设得更加美好，让这里的人文环境更人性化，更适合人居。好吧，我不再多啰唆了，就让我写一首诗，用来纪念我的故乡。

生命的跋涉走进最为明亮的时刻  
岁月以它的神圣完成追风的使命  
看见孩提时代用冰枝点燃漫天飞雪  
从山麓下的河水一直到镇外的石桥  
迷蒙的水雾描绘山间的绮丽  
抹不去的记忆在桃花盛开的季节  
将我的梦从那里开始  
带着我走过画面里的山色

忧，还是怨？轮回的春夏照旧在白岩上闪烁  
村庄在迷蒙的水汽中稀释，让我看不透  
在我灵魂深处掩埋的时态，那些写在河边的语录  
那些雕刻在石板上的画页，那些被一笔带过的山泉  
在我命运的蹄声里，何时写就了你的伟岸  
沉浸到水底的你再也没有把画笔伸进我的笔锋  
流年的气势被孤独逼进理想的胡同  
即使是悠扬的琴音也没找见岁月的出口

远离是最后的选择，也许是自己的宿命